

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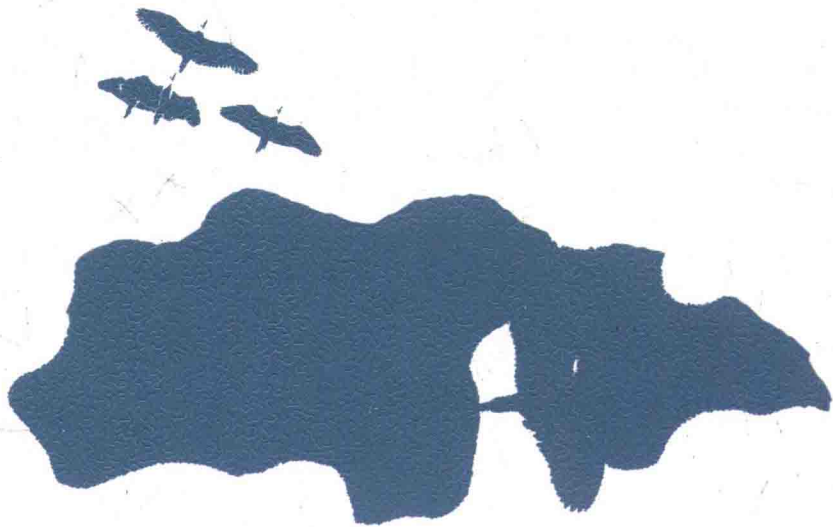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文库

朱毅◎著

本原

长篇小说

一部小说，便是另一个世界，与另一种生活——
人世与命运。人生与觉悟。
作者的笔。大家的传奇——
一个人就是这样：生。存。
成长。锈蚀。明亮与阴暗。
忠厚与刻薄。以及密密麻麻的
得意。体面。落魄。美与丑。
灵魂的矛与盾。世俗的
得与失。而本原的光辉
总是在前方，接应与照耀。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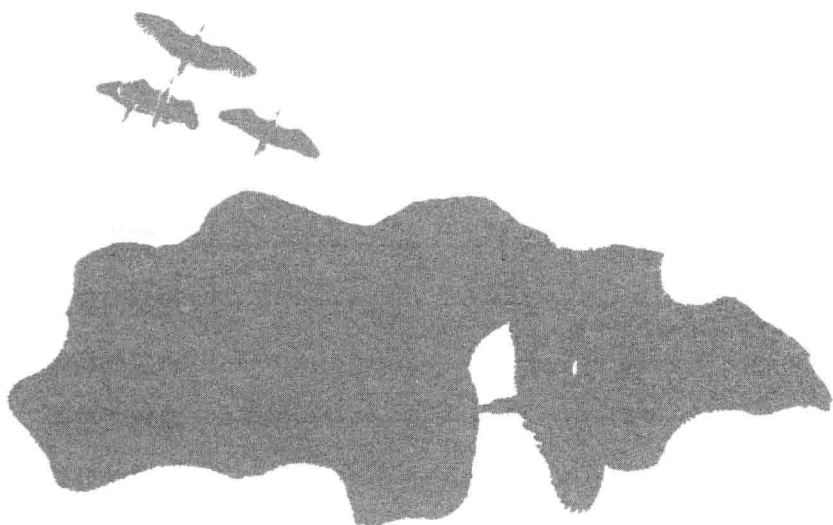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长篇小说

本原

朱毅◎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原 / 朱毅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4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119 - 4

I. ①本…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9405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39.5 字数: 8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引 子	3
第一章 古城的天空	4
第二章 久远的县城	16
第三章 童年的星空	32
第四章 天空的云彩	57
第五章 成长的旋律	85
第六章 青春是首歌	109
第七章 理想的风帆	132
第八章 摇篮中的歌	157
第九章 初生的牛犊	188
第十章 激情的燃烧	221
第十一章 积累的喷涌	249
第十二章 接兵团之行	288
第十三章 情落古越地	313
第十四章 寻找的渡口	353
第十五章 河上波涛涌	386
第十六章 初识佛道缘	412
第十七章 水中的浪花	439

第十八章 风生水不起	464
第十九章 雨后的彩虹	489
第二十章 春天的季风	511
第二十一章 爱怨的交错	532
第二十二章 重新的起步	556
第二十三章 再次的交错	583
第二十四章 寻找答案	599

许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至死都没有思考过。

——伯特兰·罗素

引 子

在浩瀚的宇宙中，无数大大小小的天体周而复始地运动着，它们既互相吸引又相互排斥，不停地吞噬一切又被一切所吞噬，一个星体被吞噬或湮灭，又一个星体诞生。在这生生不息、神秘莫测、无边无际的循环交替中，生命的钟摆动着，朝朝暮暮，如同汪洋大海中的潮汐，春去秋来，时光慢慢流逝，世间万物都沉醉在它缓慢的节奏中。

在这生命之钟的摆动中，世界犹如一个旋转着的巨大万花筒，它转出的每一幅图案都是如此的纷乱嘈杂，又是如此的和谐统一。

时光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巨大的万花筒图案将世界分成了东西方两大块，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西方，许多欧美国家的青年人开始奉行一套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爆发了许多反对越战等任何形式战争的运动，更加关注为妇女和各色人种争取更多的权利。同时，美国和英国的年轻人开始吸毒，并且比其父辈享有更多的性自由，尤其是有了避孕药后更甚。笼统地讲，那是一个追求个人自由、享乐、时髦、放纵的时代。

而在东方，新生的青年一代也在追求着一种文化的变革。他们排斥一切物质享受的东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一种理想模式的实践活动，尝试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方式。

在这种大背景下，新生的共和国创造者们和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都热情勃发地投入到国家计划下的政治生活中，生活的车轮形成巨大的惯性。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旧的、传统的东西被全部摧毁，人们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产建设热情全部转向了意识形态观念的争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原本淳朴、真诚互助变成了互不信任的状态，一场内部残酷斗争的风暴正在酝酿。

在这个激进动荡的时期，杜益泽来到了这个世界。根据世界人口时钟数据显示，世界每秒钟新生 4.1 人。新生人口在这个世界的分布很奇怪，57% 在亚洲，26% 在非洲，9% 在南美洲，5% 在欧洲，3% 在北美，1% 在大洋洲。虽然分析情况表明人口出生率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文化属性因素是导致最没有能力负担新生人口的地区新生人口增长最快的主要原因。杜益泽就是在这众多偶然的某一秒中，不容他选择地落生在中国西部黄河边上的一个古老城市里。

第一章 古城的天空

第一节 因果何处来

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尧帝就曾在此建都，与黄帝陵齐名的尧帝庙就坐落在城区南角。因地处西部三省会城市连接中心，交通通信便捷，自然资源丰富，人类文化充满了西部黄土高原的浓郁风味。新中国成立后，因城市主道两边都栽种着果树，又以“花果城”而闻名。

八月的一天，正是花果满枝的季节，在城北的一所军队医院产房里，小杜益泽刚刚出生。他同千千万万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面对着这个新的未知的世界，仰着混沌未开的小脑袋，满眼惊恐，像小老头似的皱成一团的臃肿的小脸，紫胀着。不知是刚离开温暖的母体受不了外部的冷刮光刺，还是要向这个新的世界报到，他挥舞着小拳头，嘹亮高昂地啼哭着。

母亲张琴珍虚弱地把孩子抱在怀里，轻柔地抚摸着，母亲的怀抱和那神奇的抚摸立即见到了效果。张琴珍面容憔悴，但泛着红晕，和善可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微笑，她出神地望着孩子，眼里流露出无尽的温柔。

张琴珍是淳朴的农家姑娘出身，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三年前，她头胎是个女儿，取名杜雪蓉，后来怀上一对双胞胎男孩，可惜出生就夭折了。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地生出一个男孩，这下丈夫该满意了。想到丈夫，张琴珍的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丈夫虽然是一名军人，但今天这个日子，又非战争特殊年代，他怎么也该请假到现场陪着呀。作为随军家属跟随丈夫身在异地他乡，身边没有一个亲戚能照顾，可丈夫却大咧咧地说：“今天有飞行训练任务，我到医院也帮不上忙，反正有医生呢，我飞完任务再过来。”

杜益泽的父亲杜建忠是空军航空训练学校的一名飞行教官，三十多岁的年纪，一米八的高挑精壮身材，一张瘦长的国字脸在草绿色军装和红色帽徽领章的映衬下，显得红光满面。他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在他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健康，上天在给了他一个幸运的好身体的同时，也赐给了他一个单纯的头脑。

杜建忠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父母如同那个时候中国农村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一样，生活的主要形式就是白天劳作，天一擦黑就睡觉，然后是家家

比赛似的生娃娃。杜建忠的父母一口气生了九个，其中七个存活了下来，共计五男二女。因为在族谱中属守字辈，邻村的私塾先生便按“福禄财富贵”依次帮助取名。杜建忠排行老二，取名杜守禄。老大杜守福早先和村里的几个小伙子跑去参加新四军的抗日兵工厂，后来嫌日子太苦又危险，跑了回来，早早地娶了一房媳妇过起了农户日子。

杜守禄十四岁的时候常去私塾先生家帮忙打短工，干些杂活，不要工钱，以换取去私塾认几个字的机会。十六岁时，解放战争进入了大反攻阶段，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以北的根据地扩军。杜守禄的父亲被农协会的人拉去吃了一桌酒席，酒喝高后就糊里糊涂地摁了手印，等到第二天酒醒后方开始后悔，但话已出口，手印也摁了，脸上就下不来了。部队来接人那天，家里人将杜守禄藏到了村关帝庙的泥像后面。农协会和部队的人心知肚明，他们拿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守在家门口就是不走，时间一长没办法了，杜守禄只好跟着部队走了。

刚刚到部队上政治课时，指导员便给他改了名字。指导员说：“守禄的意思表达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以后就叫杜建忠吧，建设新中国，忠于毛主席。”自此以后，杜守禄就成了杜建忠。

紧接着是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山东剿匪，在此期间，杜建忠竟毫发无损地由战士、侦察兵、警卫员一直升到了班长这个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杜建忠所在部队已接到赴朝参战的命令。这时，刚组建不久的人民空军在各大野战军里挑选飞行学员，挑选的条件是具有基本的识字能力、共青团员、班长以上职务。杜建忠刚好具备条件，在指导员的鼓动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参加了体检，没料到过五关斩六将，一路顺利，于是杜建忠就成了空军航空预备学校的一名学员。

两年后毕业时，正准备再次赴朝参战，却传来朝鲜停战的消息，于是被分配到福建对台一线的前线机场某航空兵团，担负战斗巡逻值班任务。前线机场的特点是情况多任务多，谁的飞行技术好，谁出任务次数就多，杜建忠飞行技术很好，因此不到几年便提升为飞行中队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杜建忠渐渐显露出在和平环境下仕途发展后劲不足之处。他文化底子薄，吸收的仅仅是那个时代政治课学到的单一教条口号式的政治名词，加之自以为是的冲动脾气，认为自己驾驶技术好，别人都不如他，三句话就和别人发生矛盾争执，甚至和领导顶撞，终于搞得上下抱怨，自身难保了。

一般来讲，一个人体格高大，既是上天给的幸运条件，也是不幸的条件。这种人的优点是引人注意，但缺点更会被放大引人注目。如果没有文化思想修为做补充，就很容易流露出高人一等、自高自大的不谦虚言行，导致周围环境关系恶化。杜建忠的结果是被调离前线机场这个极易出功绩的舞台，被变相发配到西北古城的一个航空训练学校任飞行教官了。

航空训练学校的工作节奏与紧张的前线机场相比，一下子就轻闲放松了下来。于是，杜建忠便进入了谈婚论嫁过日子的状态。

杜建忠家与张琴珍家是邻村，距离并不算远，站在村口就能看到对方家模糊的屋顶。杜家人多家穷，几间茅草泥屋；张家条件较好，三间茅顶砖房。张琴珍的父亲张怀仕就是前面提到的私塾先生，在当地农村算得上有点儿身份和名望的人。解放前曾帮助地下党做过一些事，解放后被推举做了当地新成立的小学校长。

张怀仕育有两儿两女，张琴珍排行老二。杜建忠少年时到张怀仕家干杂活就和张家兄妹熟悉，回乡探亲去先生家拜访，发现多年不见，张琴珍已出落成了一个秀美惊艳的大姑娘。于是乎走完一套提亲、聘礼、定日子、办喜事的程序后，张琴珍便成了西部古城空军航校的一名随军亲属，安排在市印刷厂工作。

第二节 家属院的梦

几个月过去了，摇篮里酣睡慵懒的小家伙自有他啼哭难过或开心咯笑的本能需要。在他的睡眠世界里，除了梦还是梦，这些梦在他的生命海洋中流动着，犹如泛起的一个个小水泡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些水泡争先恐后地冒出，杂乱无章，有的瞬间破灭，无影无踪；有的漂浮着、颤动着，然后慢慢地消失。一切都是梦，一场不分昼夜、蜂拥而至的支离破碎的水泡之梦。

时光流逝，小杜益泽犹如一个原始小动物般无意识地每天不停地重复着本能：吞咽、排泄、睡眠、啼哭，昼夜交替。转眼度过了一年的婴儿期，进入到三年的幼儿变化期。这个阶段，小杜益泽不仅身体加速长大，脸型开始清晰，体重迅速增加，大脑和神经系统发展起来，心理也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从本能吃奶过渡到断奶，学会了人类独特的饮食方式；从躺卧状态的不能自由行动，发展到能够爬行并随意运用自己的双手去接触、摆弄物体，直至学习两腿站立并蹒跚独立行走；从完全不懂语言，不会说话，只靠啼哭交流，到运用语言进行最简单的交流等。他从一个自然的生物个体向当下这个世界的实体迈出了第一步。

该给孩子取名字了。张琴珍为难地对丈夫说：“这可怎么办呀，左右邻居都热心地推荐了许多名字送来，选用谁家的都会让其他的人家不高兴的。”

“那就谁家的都不用，老家族谱中他属益字辈，就叫杜益行了。”杜建忠说。

“哪能这样简单草率？这可是儿子呀！”张琴珍不愿意了。她也知道靠丈夫那点文化是指望不上的，便给老家父亲去信。外公回信说：“考虑到‘益’字是女婿选定的，不合适改，就再加一个‘泽’字吧，利益泽被后世的意思。”

飞行员家属院位于城西区的一条主街口，一扇绿色的大门终年敞开着，并列的三排平顶房住着四五十户人家。

北方因为干燥雨水少，屋顶一般都做成平顶状，可以用来蓄水或晾晒东西，房屋玻璃窗上一般都贴着“米”字形的白纸条，据说是为了防震及防止冰雹风沙的破碎伤害。家家厨房里都挖有地窖，冬暖夏凉方便储存东西，一到冬天，每户房屋中间都有一个烧煤炭的铁炉子，铁皮烟囱贴着房顶直通到窗户外，这就是简易的暖气设备了。如果是在农村，更是土坑下面都烧着火，暖烘烘的，能把人热出汗来。

第二排平顶房将家属院隔成了前院和后院两个活动区域，对孩子们来讲，这里就是他们游戏的天堂了。一般家里只要还有办法就不愿意将幼小的孩子送往幼儿园。幼儿园伙食差，孩子送进去一星期才能接回来一次，大人怕孩子哭，所以都总想等孩子长大一点儿再说。

小杜益泽的母亲将在老家务农的妹妹张春梅叫来看腿病，同时做饭，帮助带小益泽。家属院孩子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从赤贫家庭走出来的，他们自身文化低，每天又忙着上班，什么早期启蒙教育完全不懂，所以对学龄前的孩子基本上就是放羊——让他们自己玩耍长大。这方面，当地老百姓的家庭相对条件要好一些，至少家中有长辈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带着，讲些传统故事、教唱些民谣儿歌等等。而对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家属院孩子们就是奢望了。

那个时候，物质匮乏，生活单调，全国的孩子们都在玩着同样的几种游戏。白天女孩子们玩过家家、跳橡皮筋、踢毽子；男孩子花样稍多一些，什么玩弹球、打纸弹弓、摔纸片、推钢环、抽陀螺……一到晚上，一律玩“工兵抓强盗”游戏，说来也怪，这个游戏孩子们怎么重复也没见厌烦过。

晚饭后，家属院里黄色幽暗的路灯下，大一点儿上了学的孩子们三五一群，叽叽喳喳地会聚在一起，热闹非凡。他们分成两派，用锤子剪刀布决定出扮演工兵和强盗的角色，然后等强盗们躲藏好后，工兵们开始满院子打着手电筒寻找。

小杜益泽之类的小不点们被排除在外，只好各自缠着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哭着喊着，跟着跑着地看热闹。每次小杜益泽都是死拽着姐姐杜雪蓉的衣角就是不放手，因为他知道一放手姐姐就会跑掉不见了，他也就没法跟着玩了。无论是当工兵还是当强盗，小杜益泽都是兴奋异常，黑暗中和姐姐一起找人或被人找的那种紧张、兴奋、刺激，在后面漫漫岁月旅途中，如刻痕一样留在了记忆中。

院子里和小杜益泽一般大的小家伙有六七个，大孩子们不愿意和他们玩，他们就聚在一起，模仿大孩子们的游戏玩。在这群男多女少的孩子堆里，不知怎么地，玩着玩着，男孩子们就出现了争当头儿的现象，竞争最强的三个分别是前院的章小民、杜益泽，后院的施小军。

每次玩过家家，三个小家伙都争着要当爸爸，因为爸爸是主角，所有人都得

听他的，而且扮演妈妈的是后院的彭小莉。

彭小莉长得好看，扎着两只小辫子，穿着小花裙子，扮演起妈妈的角色又认真又温顺。每次三个小家伙为争当爸爸都以摔跤决胜负，谁胜出谁当爸爸。至于比赛的结果，几乎每次章小民都是输家，杜益泽和施小军互有胜负。

慢慢地，三个小家伙成了形影不离的要好伙伴，从此不再摔跤，而是改成用锤子剪刀布决胜负了。他们整天聚在一起淘气捣蛋，不是把谁家的煤堆爬塌了，就是比赛扔石子不小心打破谁家的玻璃。院子里都知道这三个出了名的调皮鬼，小军最野，小益泽第二，小民第三。

转眼小益泽五岁了，小姨妈张春梅的腿病也治好要回老家了。小姨妈带了小益泽两年多，白天拿着饭碗满大院追他喂他吃饭，晚上带着他睡觉，小益泽已离不开小姨妈了。

听说姨妈第二天就要走，小益泽哭闹着非要和她一起走，直到母亲把他的衣服打成一个小包裹放在枕头边，他才放心地睡着。第二天醒来时姨妈早已走了，他伤心地大哭大闹，但毕竟是小孩子，哭累了也就不了了之，慢慢地淡忘了。

姨妈走后，没人带小益泽了，张琴珍不得不将他送进了幼儿园。幼儿园离家属院不远，过两条街后地势转高，幼儿园就在地势转高的一个坡上。站在幼儿园大门的门槛上，可以看到坡下不远处姐姐杜雪蓉上学的小学校，小益泽一到星期六就跑到大门口，够着小脖子眼巴巴地看着下面的小学校，盼着姐姐早点儿来接他回家。

幼儿园的日子很是难过，一切都没有自由，每天被强制性地排队、吃饭、午觉、晚觉，唯一的娱乐就是搭积木，而所有的活动都不许大声喊叫喧哗。因为管孩子们的那个笑面虎似的白净老阿姨喜欢安静，她用成年人的思维标准将天性活泼的儿童管训得个个发呆，然后对家长们吹嘘她们幼儿园都是乖孩子。不知为什么，孩子们都怕她，小益泽被氛围影响，也跟着大气不敢出。

每顿饭菜都是大白菜，小益泽不知是什么原因，什么都能吃，就是吃不得北方的大白菜帮子，甚至一闻到大白菜味就想吐。然而他又不敢吭声，咬牙吃一口就吐，吐的次数多了，饭也吃不下去了。老阿姨一看，这不是个事呀，老这样下去要出事的。加之入园时，小益泽的母亲曾再三交代过孩子吃不得大白菜，考虑到军人家属的身份，老阿姨只好让厨房做了一碗红烧羊肉哄小益泽吃饭。谁知开饭时，孩子们整天被大白菜泡得已经到了极限，一看到羊肉，个个小脸都绿了，全部停下碗匙不吃饭，死死地盯着那碗羊肉。

老阿姨的耐心解释等于对牛弹琴，这下她没办法了，原先她为了一个不吃饭的伤脑筋，如今搞成了全部都不吃饭了。无奈之下，只好将刚放在小益泽面前还没动的羊肉碗又拿起来，给每位小朋友碗里放一小块，一圈放完回到小益泽面前时，那碗里不多不少就剩一块小指头大的羊肉了……此事过后，幼儿园的伙食终

于改变了花样，大白菜改成了青菜或萝卜、黄瓜等等。

近一年多的幼儿园生活，因为营养不良，小益泽的身体明显消瘦下来，眼看还剩几个月就满七岁达到上小学的标准，张琴珍便将他提前接出了幼儿园，回家待着，等着上小学。

第三节 不眠的夜晚

回到家属院的两个多月后，小益泽有一天半夜被妈妈的哭声惊醒，看见妈妈咬着被子在压抑地哽咽。他从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吓得爬起来抱着妈妈糊里糊涂地跟着哭，姐姐也跟着哭，最后妈妈也不解释什么，就哄着姐弟俩睡了。自那以后，小益泽开始记事。

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幼小的心灵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他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似的。而自此以后家里的气氛也明显闷闷的，很少看到妈妈笑了。

夏日的一天中午，不知什么原因，妈妈好多天都没去上班了，这天在家踩缝纫机补衣服，小益泽出去找小民和小军玩。

他先走到同院的章小民家找小民，小民的哥哥大虎和小益泽的姐姐是同班同学，小民家和小益泽家又同在前院，所以小民和小益泽的关系自然就亲近些。

小民听到喊声从家里走出来，一反常态地问：“什么事呀？”

“走，找小军玩去。”小益泽说。

“你千万别去找小军，他跟我说过，只要你去找他，他就要拿刀砍你。”小民说。

“为什么呀？”小益泽好笑地问。

“他听他爸说你爸是反革命，他要用刀砍你一下，和你一刀两断。”小民说。

“他爸才是反革命！”小益泽变色骂道。

“反正我告诉你了，你还是别去找他，他真的会砍你的。”小民说。

“我不信，走，一起找他去，我看他到底怎么了。”小益泽说。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小民畏缩地说。

“没用的胆小鬼。”小益泽鄙夷地说完，抬脚就往后院走去。章小民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担心，在后面隔着一段距离跟着。

到了小军家门口，小益泽大声地喊道：“小军，小军！”喊了两遍后，小军探出头一看，说了声：“你等着我。”便又缩了回去，这时小民在后面急喊：“益泽快跑，他这是回去拿刀去了！”边喊自己边往回跑。

小益泽心里开始有点儿打鼓了，但还是半信半疑强撑着说：“我不信。”话音刚落，就见施小军冲出家门，手里高举着一把菜刀。小益泽一看不妙，本能地

掉头就往前院跑，施小军嘴里喊着：“呀——”快速地追了上来。

小益泽跑进前院回头一看小军还在追，便开始边哭边喊：“妈呀，小军要杀我啦！”此时小益泽的母亲听到了孩子罕见的哭喊声本能地冲了出来，施小军一看大人出来了，把刀往怀里一藏，掉头溜烟地就往后院跑去。

母亲惊慌地搂住小益泽问怎么回事，小益泽抱住母亲边哭边说：“小军说我爸是反革命，他要拿菜刀砍我。”母亲听后默默地留下了眼泪，她安慰孩子道：“不哭了。小军不对，妈回头告诉他爸妈，让他们好好管教他。”小益泽见到妈妈流泪了，惊得止住了哭声。

妈妈轻轻地对小益泽说：“以后不要跟他玩了，这些天不要出门，就在家里面玩。”小益泽似懂非懂地点头答应。随后的几天姐姐杜雪蓉也不去上学了，妈妈外出，姐姐就拉着小益泽守在家里，小益泽实在想出去玩一会儿也是姐姐陪着他，寸步不离。

这一天下午，母亲被通知去航校有事，小益泽想出去玩，可不知为什么，姐姐杜雪蓉就是不同意。他从姐姐的神态中本能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于是他也模仿姐姐找张凳子垫高了，趴在窗户上朝外看，就见前院的许多大人陆续地往后院走，后院中心已会聚了不少人。仔细听，不知谁在吆喝：“快点儿啦，开会啦，全院家属开会传达文件啦。”小益泽好奇地歪过头问姐姐：“开会为啥不叫咱家参加啊？”

“咱爸出事了，这个会就是说咱家的事呢。妈妈交代，要咱俩别出去。”姐姐杜雪蓉伤心又小声地说。

“爸爸出什么事了？”小益泽问。

“我也不知道呀。”不到十岁的杜雪蓉可怜巴巴地说道。

这时，断断续续地从会场传来有人在讲什么。杜雪蓉赶紧把门拉开一丝缝隙侧耳细听，小益泽大部分没听懂，但听到其中提到了父亲杜建忠的名字，还有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现行反革命”等一些似懂非懂的话。

一种本能让姐弟俩都沉默了，小益泽涨红了小脸，透过贴着“米”字纸条的玻璃，看着不远处后院那群熟悉的人群，忽然产生了一种看万花筒中变形图案的感受，一切都改变了，陌生了，离自己遥远了。

一种朦朦胧胧的悲哀、羞辱的感觉第一次潜入到他的心底。在这之前，他是无忧无虑的，也可以说是没心没肺的，除了知道玩以外，其他的从来不会去想，他的思维意识还处在断续不连贯阶段，他唯一的思想就是快点儿长大，好去玩哥哥姐姐们玩的游戏。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转角都是荆棘遍布，更想不到连他依赖如山的父母也不能完全地保护他。

他感到了悲伤和莫名的恐慌，第一次意识到世界并不是他眼里的玩乐世界，而是大人们的世界，是满大街红旗飘扬、满墙的红标语、红口号的世界，而他的

父母被排除在这个红色世界之外，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这几个月对张琴珍来说，不亚于人生中的大地震。从最初的震惊、恐慌到怀疑、不知所措，到绝望、崩溃、哭泣……走过来的一幕幕犹如电影中的镜头，这哪里是她一个普通随军家属所能承受的？她面容苍白而憔悴，已不知道哭晕过去多少次了。在这异地他乡，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或帮助她，她之所以能撑过来，就是因为她的两个孩子的存在。

她原先在老家师范学校读一年级，她的理想就是像她父亲那样当一名人民教师。可是儿时认识的那个杜建忠回来了，一身戎装，高大清瘦，仪表堂堂地站在她的面前。接着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是她选择了现在的这种人生。

她是典型的相夫教子类型的女人，她了解杜建忠，她爱他，爱这个家。虽然她不懂也从不过问他部队上的事，但她绝不相信杜建忠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当部队正式通知她杜建忠被停止飞行隔离审查时，她如遭霹雳，拿着丈夫的换洗衣服去航校隔离室探望后，才了解到大概的情况。

杜建忠被审查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是攻击伟大的副统帅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顶峰论的讲话。具体证据是在学习毛泽东思想顶峰论时，杜建忠发言：“这句话不对，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有相对性和绝对性之分。如果毛泽东思想超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达到了绝对的顶峰，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后都不要再发展了吗？”

二是攻击江青同志。具体证据是部队组织上街游行，杜建忠个子大，领导让他走第一排扛宣传标语牌。那天的巨幅宣传牌上贴的是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时敞着怀骑在马上，旁边是江青戴着一顶男帽牵着缰绳嬉笑的照片。杜建忠看到说：“哪里找来这么一张照片？旁边还站着个不男不女的是谁呀？抬上街去会影响毛主席形象的，应该换一张标准像。”

这两个问题起初领导只是对他批评教育，要他写检讨认错。但他坚持自己的观念不肯检讨，结果和领导越来越对立，双方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领导开始上纲上线，性质转变为现行反革命的敌我矛盾，隔离审查后报总部审批，开除党籍、军籍，送南方某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三年。

杜建忠的这种悲剧，表面上看是因为其个性脾气造成事态一步步严重。深层次分析，既有时代背景因素的作用，也有人的文化属性因素的作用。

背景上看，当时运动已到高潮，凡反对“顶峰论”者，都无一例外地被打倒。全国类似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如果说杜建忠认为自己对党赤胆忠心敢讲真话，刚好撞到了形势关口而成了牺牲品的话，那么这个结论在当时来讲为时过早。公允地讲，打倒他们的那些人，自身也是认为自己对党赤胆忠心、誓死捍卫真理的。处在狂热的政治斗争中的人们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是真正正确与否是由历史验证的，而当下的对错

是由打倒人的人来确定的，被打倒的只能是失去一切并伤及至亲无辜。

从文化属性分析，一方面是杜建忠的文化个性特点，他不仅没有反省吸取在福建前线机场的教训，而是重复了在福建前线机场时的错误，根本的问题是人际关系环境恶化的积累。另一方面是人性行为动机导致。叔本华哲学在探讨人类行为动机时概括分成三种：嫉妒心、幸灾乐祸心、同情心。第三种的境界太高，一个群体里大部分属于前两种动机，尤其是在特殊的斗争氛围下。

所以杜建忠因“说错话”出事后，昨日朝夕相处的战友无一人站出来帮忙讲话，而是一致声讨，残酷斗争。特别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反江青），原本是在非正式场合下半开玩笑的话语（他确实不知道那是江青），但因上面分析的原因，时辰一到，牺牲品非他莫属了。

随着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形势的恶化，古城分成两大造反派，武斗事件逐步升级，从起初的木棍棒到铁棍钢钎，再升级到民兵用的半自动步枪、机枪。

张琴珍在古城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又面临一个新的压力。部队和工厂的代表分别找她谈话，告知她已不是革命军人家属。现在有两条路要她选择：一是离婚，和反革命分子杜建忠划清界限，脱离关系，那么她和孩子还是革命群众；二是不离婚，按照反革命家属对待，不能提供工作，遣送回原籍乡下劳动。

张琴珍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哭湿了枕巾，最终为了保住工作，养活两个孩子，她选择了离婚，同时提出了请部队帮助返回老家工作的要求。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她一见到极度消瘦的杜建忠便痛哭得晕了过去。她在给他的换洗衣服里夹了一张卷起的小纸条，纸条上写了两个字“形式”。

第四节 天地的旅途

北方九月的秋夜已有了深深的凉意，繁星点点的天空下，古城火车站行李托运台前清冷得没有几个人。地上交叉纵横、磨得发亮的钢轨在红蓝信号灯的映衬下反射出奇异的光晕，与夜空中晶亮的星星上下辉映，形成一种色彩斑斓的图画。在寂静旷廖的钢轨尽头，一辆冒着白色蒸汽的火车头缓缓地喘着粗气从远处滑行过来，给这静态的画面平添了一股动态的力量，这股力量是那么强劲，那么有生命力，一下子给夜晚的站台带来了活力……

小益泽穿着厚厚的衣服，被姐姐杜雪蓉牵着手站在货运站台前，看着母亲和护送返乡的两位解放军叔叔忙前忙后地办理托运大木箱子的手续。姐弟俩谁也不说话，乖乖地等待着。

小益泽这个刚满七岁的小男孩已经开始懂事了，原本这个月他应该背上小书包走入学校，开始他盼望已久的小学生活，如今却要在这个清冷的夜色中彻底离开这个城市，离开那些熟悉的小伙伴、家属院，去另外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